

# 坠落星辰

□ 赵梦溪

明代三才子之首杨慎在《临江仙》里说得好：“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”只此一句，就唱尽了历史长河的奔腾，人生沉浮的感慨。那奔流不回的是长江之水，更是无情的历史。在这样宏大的既定趋势面前，人就如同朝生暮死的蜉蝣一般，被裹挟在浪潮之中，留下的只有历史的叹息。即使是名噪一时的英雄人物，最终也被掩盖在这名为命运的纷扬大雪中。而且，古今中外的英雄，似乎都难以逃脱这样的命运。面对这样不可抗拒的趋势，我们不由得要在历史的沉淀中探索生命永恒的价值。人类的光辉究竟在于何处呢？在词的末尾，杨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：“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”这是一种只着眼于春风秋月，在握杯把酒的谈笑间，固守一份宁静与淡泊的洒脱襟怀。但我要说，人类的光辉，正是在于敢于偏离既定的命运轨道，敢于击落星辰。

所谓星辰，指的是历史的道标，永恒镌刻于星空之上的命运轨迹。而击落星辰之人，正是以一己之力改写历史，以自身的勇气与坚毅，挑战既定命运的英雄。他们的踪迹纵使在日后被历史的暴风雪所湮灭，但他们的精神却仍然得以延续，这正是生命的永恒价值所在。英雄的价值不在于成败，而在于其反抗命运与强权的勇气。

愚公移山就是反抗命运的典型。愚公岂不知自己“以残年余力，曾不能毁山之一毛”，可他仍然坚定信念，带领妻子儿女挖土移山。他明了命运的既定趋势，本应顺着命运的轨迹，忍受着“山北之塞”，直至终老。可他却偏要反抗“天命”，逆万人而行。故事的末尾，天帝也为他的诚心所感动，于是命令大力神夸娥氏的两个儿子背走了那两座山。这是作者心中的美好愿望，但这何尝不是愚公曾击落星辰的证明？这样的故事，在我们今天看来，或许觉得愚公迂腐而不懂得审时度势，但他的勇毅，何尝不是我们身上所缺乏的呢？

电影《哪吒》里有这样一句话：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。在电影里，哪吒一出生就被认定是魔童降世，从小被严加管束，所有人都对他避之不及。面对众人的误解和天劫的即将降临，他仍不愿屈从于注定成魔的命运，最终向众人证明了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，击碎了象征命运既定轨道的星辰，甚至成为了为万人所传颂的英雄人物。

希腊神话中从不缺少反抗命运的例子。科林斯的国王西西弗斯因为绑架死神，让世界没有了死亡，而见罪于诸神。诸神为了惩罚西西弗斯，便要求他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。由于那巨石实在是太重了，所以每每未被推上山顶就又滚下山去，前功尽弃。于是西西弗斯不得不不断重复、永无止境地做这件事——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。但是法国作家阿尔贝·加缪却认为西西弗斯是快乐的。“因为每当他走下山顶、慢慢陷入众神的巢穴，他都高过自己的命运，强于那块巨石。如果他每迈一步都充满了胜利的希望，那么何谓对他的折磨呢？”西西弗斯当然知道未来的命运是无法改变的，自己未来的悲剧人生已然注定。但他还可以掌控他的石头，他的命运仍属于他自己。在这样的境况下，他仍有勇气去轻蔑所谓的命运。只要他每走一步都饱含静默的幸福，那么诸神就无法达成对他的惩罚。

俄狄浦斯王是希腊神话中另一个反抗命运的典型。纵使他的反抗和西西弗斯一样，最终都以悲剧收场，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定他反抗的价值。他用尽全力的抗争，他艰苦卓绝的抗争过程，都成为无法磨灭的标记。

每一个人都是自我的英雄。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，是无数医护人员不顾生死，挺身而出，为我们筑起了生命的防线。他们都只是普通人，可难道不是他们击碎了星辰，扭转了局面？他们是普通人，可他们却拥有无与伦比的坚毅和勇气以及最为柔软的内心。他们的精神，也将成为人类史上的一盏耀眼明灯，为我们照亮前行之路。

任何时候，击碎星辰的，往往都只是普通人。

# 乡愁

散文

□ 钱声广

这几年，我发觉自己是越来越有些思乡心切了，过个周年半载，总想着去老家看看。其实很多时候回去，也仅仅是看看，但不回去看看，心里总觉得欠缺点什么似的。

有人说，最美人间四月天，桃花细雨润绵绵。我的父母都是在这最美的时节被花仙子接走的。因此，在这个四月天里最易牵动我对父母的思念，唤起我的乡愁。

此刻，我站在故乡静静的庭院中，想着妈妈健在时，肯定也有乡愁。不然，当年她为什么那么看重老屋的存在？老屋是我们家祖屋，建于清晚期，到我这一代基本上没怎么住人了。但妈妈仍时常回去看看，哪里有个破损塌陷的，都要拿出自己省吃俭用的工资来请人维修，坚守着不让老屋在她这一代人手里塌下来。妈妈风烛残年时，我曾劝她把老屋卖了，她老人家笑了笑说：“故土是我们的根。老屋在，我们就会有念想，就会常回家看看。”

现在每当我回到故乡时，总是要先回老家祭祀祖先和父母，然后再去看看老屋。父亲和我还有我的姐妹们便是在这老屋长大的。当我站在老家的院子里，思念之情顿时犹如潮涌般冲击着我记忆的闸门……

虽然院子里那棵每年春天都飘溢着浓郁花香的老槐树没有了，虽然老屋西头那时常流入我梦中的半亩荷塘没有了，但老屋还在，我对故土的依恋还在，对父母的思念更浓。后来我终于明白，妈妈去世前为什么一再叮嘱儿女们，身后将她送回老家，陪着祖先们……她要把自己融入故土，让子孙后代眷恋着这片土地。

故乡的村庄、田野、小河，还有那树木花草都是我儿时启蒙书本。儿时记忆中的那棵刺槐树，冬天里，它不畏严寒，把根牢牢地扎在土地里，汲取营养，凝聚力量，期盼着春天的到来。春天来了，它将绿和清香奉献给人类，给村庄带来无限生机。刺槐树的精神启示我，只要梦想在，生命之树就会常绿。还有故园乡野那一朵朵凌霄开放的野菊花。在许多花草色损香消之时，它却含苞吐蕊，菲然独秀。菊花那种不择条件，遇土即扎根，随意生长的执着、坚韧的精神内核，让年少的心里倍增一种励志的力量……

随着时间飞逝，回转身时，我已两鬓斑白，那些经年的往事也早已流逝而潮远。但我对故园的思念是难以割舍的。故乡不仅对我，对每一个游子来说，不单单是一个地域性的存在，更是精神文化的依托。

庚子年初，我因岳母病危，宅在老家一月有余。春光之下，乡村的泥土里，到处都会听到一种吱吱的响声。那种声音我熟悉，是生命在拔节时发出的声音。乡村变得有些不认识了，过去那些沟沟坎坎分割成块的农田，因不适应机械化耕作，如今都已推平成了大田，只有儿时喜欢当作马骑的石滚子，还静静地卧在昔日的打谷场上。我徜徉在小镇的石板路上。小镇已失去了往日的喧闹，但记忆中的街巷还依稀可见。那时走在小镇上，总会遇到一些亲友和熟人，如今我推开几家熟悉的院门，打听院子的主人，大都或已进城，或在外打工，或与子女生活在异地。

不管你是选择怎样离开故乡，到既陌生又向往的地方去打拼，去逐梦，时间长了，身份变了，甚至乡音也改了。不知不觉中，曾经孤独的身影也就慢慢地融入了那里，成了他乡中的一员，故乡便成了这梦中的他乡，成为一种回忆，一种牵挂。但游子生命的根依然在故乡的土地上，故乡永远是游子心灵的寄托。我想起学者张伟劫笔下的墨西哥风俗：每有婴儿降生，要将脐带埋到家门口的大树下，这样待到成人后，就不会惶然找寻而不知方向，因为他的根已经埋在了家乡的土里……

乡愁就是一本打开的书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读法，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。但它永远是每个人灵魂深处的羁绊，内心最柔软的地方，它是你即便走遍了天涯，也永远走不出的精神之家……

# 唱出青春时光

□ 何一东

5月8日，应朋友之邀，我报名参加了四川邓丽君歌友会在成都一歌厅举办的“纪念邓丽君仙逝26周年音乐会”。我是君姐的铁粉，几十年如一日喜爱她的歌，也曾在报刊上发表过怀念她的文章。

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音乐会，费用AA制。歌厅里坐满了近百位歌迷，以中年女士居多。虽然青春不再，但大都风韵犹存，颇有气质，着装也清新雅丽。尤其是几位中年女主持人，更是身材高挑、气质高雅，她们同时也是歌手，唱的邓丽君的歌非常不错。

置身这样的环境与氛围，我蓦然仿佛回到1980年代。那个时候，正是改革开放初期，人们刚从封闭的环境中走过来，我和在座的多数歌迷都正值青春年少，朝气蓬勃，对未来、对爱情有很多憧憬和追求，在全新的大环境中更显得跃跃欲试、欲一展身手。不少人也靠自己的努力拼搏，取得了满意的成绩，因此，幸福指数都很高。

比如，那个时候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很多，尤其是读诗写诗成为时尚。诗人辈出，艾青、舒婷、顾城、海子、芒克、西川、汪国真、余光中、席慕容、郑愁予、何其芳等等，他们的诗，我基本上都熟读。我当时在一所中专校工作，学校有图书室，自然是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。

年仅25岁便自杀离世的海子，在有限的生命里，惊人地创造了近200万字的诗歌、诗剧、小说、论文和札记。“要么向现实妥协，而成为精神死去的普通人，要么永远不低头，仍成为肉体死去但精神不死的一柱光芒。”这是对他人人生最好的解读。

当时我对汪国真的诗，内心更喜欢一些。其诗清新而不俗，温暖而励志。特别喜欢他的《热爱生命》一诗：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/既然选择了远方/便只顾风雨兼程/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/既然钟情于玫瑰/就勇敢地吐露真诚/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/既然目标是地平线/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/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/只要热爱生命/一切，都在意料之中。”

我读诗也学着写诗，投稿无数，收到退稿无数，但并不气馁。1987年，我终于在《中国法制文学》发表了处女作，一首小诗《灯光》。虽然只有短短的10多行，但对我继续从事业余写作的鼓励却是巨大的。

那个时候的女生，多半也是有精神追求的。记得我谈的一位女朋友，第一次到我的单身寝室，简陋的房间只有一张单人床、印有单位名称的蚊帐，一张书桌，两张木凳，还有一堆书。

女友饶有兴趣地翻着书，我给她泡上当时成都人的至爱“三花茶”后，拿出一本名著摘抄，用椒盐普通话给她读起来。女友听得很认真，还称赞我的字写得好，脸上充满了仰慕与甜蜜。哈哈，现在谈朋友还会有这样的场景吗？

恰在这个时期，邓丽君的歌宛如一股天然清泉，甜丝丝地滋润了无数年轻人的心，让我们的精神世界，在“豪放”之后又多了一份“婉约”的柔情。生活，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，都应该是丰富多彩的，那种单一乏味的配制，并不是老百姓真正的需求。

音乐会在热烈的气氛中不断推向高潮，歌迷们深情演唱着《如果没有你》《秋光》《独上西楼》《但愿人长久》《娘心》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《逍遥自在》等歌曲，掌声四起，余音绕梁。

时光如流水，转眼间几十年过去，当年的帅哥靓妹，如今容颜已留下岁月的沧桑，在各行各业打拼。有的已经退休，但他们对生活仍然充满追求和热爱，一颗心仍然渴盼真善美。

音乐会，既是对邓丽君的追思怀念，也是对自己人生曾经美好青春的回味，更是对走向未来的加油鼓劲。